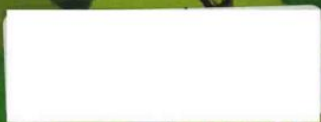


新美南吉童话集

去年的树

[日]新美南吉◎著
线培雁◎译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美南吉童话集. 去年的树 / (日) 新美南吉著 ;
线培雁译.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23. 5

ISBN 978-7-5546-2066-3

I. ①新… II. ①新… ②线… III. ①童话—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45219号

责任编辑: 顾 熙
见习编辑: 张 君
策 划: 吴 静
装帧设计: 刘黎炜
内文插图: 殷诗琪
封面绘图: 黄帅军

书 名: 新美南吉童话集. 去年的树

著 者: [日]新美南吉

译 者: 线培雁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八达街118号苏州新闻大厦30F

电话: 0512-65233679 邮编: 215123

印 刷: 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88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2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2066-3

定 价: 148.00元(全4册)

目录



鸟右卫门诸国遍历记	001
埋花	028
说谎	034
鹅的生日	054
一团小火苗	057
狐狸买灯油	059
去年的树	062
螃蟹做生意	064
骆驼	067
小太郎的悲哀	069
拴牛的山茶树	076

鸟右卫门诸国遍历记

鸟山鸟右卫门抱着弓箭，在宽敞的庭院正中间，等待着他的仆从平次牵狗过来。

作为主人的鸟右卫门不太喜欢这个名叫平次的仆人。大概两个月前，平次被雇到鸟右卫门的府上来做事。他个子矮小，瘦骨嶙峋，寡言少语。问他老家在哪儿，他说他也不知道。连自己老家在哪儿都不知道的人，跟傻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鸟右卫门家的人，包括下人在内，都说平次的脑子有问题。平次对此倒是毫不介意。可是有时候，看到平次的眼睛——那么锐利又那么清澈的眼睛，鸟右卫门却常常会感到心惊。

每逢大家都沉醉在欢悦中，显得欣喜若狂、心驰神荡时，平次的眼神却总是与众人相反，看起来那么冷，那么清，像秋天黄昏时分的池塘般澄澈。这种时候，你若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平次紧闭的嘴角周围出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讥诮的笑纹。





每次被平次用这样的眼神看着，鸟右卫门都会觉得自己身体里不知什么东西被一下子抽走了一般。比如吧，当他想痛骂哪个下人一顿，刚要开口的那一瞬间，如果看到了平次冷冷眼神，他就会突然没了精神，只是不愉快地说句“算了，滚一边儿去”了事。

对鸟右卫门来说，最让他感到尴尬的是，每当他玩自己最热衷的射狗仔游戏时，平次总是会用那样的眼神尖锐地看着他，让那带着一丝谴责的目光扎进他的心。

平次总是默不作声地把狗牵来，在主人的弓箭之下，解开拴在狗脖子上的缰绳。当其他仆从都凑趣惊叫“主人了不起呀！射得漂亮”时，平次却一声不响，从狗的尸体上除下箭，像抱着自家的婴儿一般将狗揽在怀里，冷冷地看主人一眼就走开了。在鸟右卫门看来，那眼神简直就像是在对他说：“您何必玩这种杀生的把戏！”渐渐地，鸟右卫门一见到平次，心里就感到别扭。

过了一会儿，平次打中门进来了。今天，他牵来了一条很大的狗。这条狗不像之前被带到这里来的狗那样，要么想逃跑，要么赖在地上不肯走。它只是低垂着头，顺从地跟在平次身后。

鸟右卫门张弓搭箭，调整好身姿。

“狗啊，跑吧。”平次说。可是他并没有松开狗脖子。鸟右卫门也没有作声。

“狗啊，跑吧。”平次又说。等他说第三次“狗啊，跑吧”时，箭就该射出来了。鸟右卫门已经拉满弓了。

“狗啊，跑吧。”平次第三次说。

“你快放狗！”鸟右卫门催促道。

平次松手，放开了狗。

可是，狗并没有一下子逃窜出去，反而是站在原地，垂下了头。这让鸟右卫门一下子乱了节奏。

“怎么回事？这是条病狗吧？”

“实在对不起。”平次道歉说。

“这样的狗，让我怎么射？”

“也难怪您生气……可是，今天我走了好久，找了很多地方只找到这一条……”

“不要狡辩！我怎么能让人指着我，说我要去射一条病狗！”

平次默不作声，只是像往常一样，用那清冷、澄澈的眼神注视着鸟右卫门。

鸟右卫门一见到这种目光，就不禁有些慌乱。他怕自己的这种慌乱被平次看穿，那可就更加不堪了。为了掩饰这种慌乱，他盛气凌人地怒吼：“你这个混蛋！你一个下人，竟敢这么瞪着主人！我不管教你，以后你更是无法无天！”说着，他将原本为射狗而拉满的弓箭，对准了平次。

平次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箭射进了他的右眼。

此时正是宁静的正午时分。蜜蜂嗡嗡嘤嘤地闹腾着，在庭院角落里的柑橘花丛里飞舞。

二

七年过去了。平次的事情已经被乌右卫门忘到了九霄云外。

平次眼睛受伤后，在乌右卫门府上接受治疗。刚两个月，眼睛还没有完全治好，他就找了个由头离开，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某一日，大河里的河水上涨，缓缓地流淌着。渡船上载满了乘客。那条船很小，所谓的满载，也不过是八九个人而已。

可以开船了。艄公想着，将竹篙向河岸一抵。这时，传来“喂！等等！”的呼喊，只见一个武士带着一个仆人从河堤上跑下来。

艄公等了一会儿。船上的人稍稍挤靠，为这二人腾出了些地方。

武士和仆人总算是挤上了船。可是，船上人挤人，武士的长弓都没处安顿。

“喂，那边那个！”武士对一个带着猴子的卖艺人喊道，“你别在这碍事，下去！”

耍猴的艺人和那猴子都吓了一跳，一同转脸来看着武士。周围的人也都开始不满地嘀咕起来。

“喂，我说你呢，给我下去！”

大家都对武士感到不满，想替耍猴的艺人打抱不平。可是，看看武士鼻子下面支棱出来的八字髭，打抱不平的想法也就消失了。耍猴的艺人和他的猴子看到那撮胡髭，也不敢作声了，觉得还是下去的好。





船上众人默默地看着耍猴人从船尾跳上狭窄的栈桥。这时，有人低声说道：

“后来的人才应该下去。”

说话的人正是艄公。他戴着用苔草编的斗笠，背对着大家站在船头，所以人们看不见他的脸。

“你说什么？”武士恶狠狠地瞪着艄公的背影。但是，武士和艄公中间挤着好些人呢，武士也只好咬牙切齿地说一句“你等着瞧”，就作罢了。

船行至河中间，有一群白鹭正从河的上游低空飞过。见到这个场景，一直缄口不言的人们纷纷耳语起来：

“是白鹭呀！”

“快看！”

武士也盯着这些白鹭看了一阵，然后提弓搭箭，对准白鹭群，“嗖”的一声射出一箭。

两只白鹭从斜掠过众人上空的鹭群中笔直地坠下，落入河里，又浮上河面。掉到河里的时候，它们还在扇动着洁白的翅膀。

“嚯！嚯！”船上的人们纷纷感叹，“这样一箭双雕的箭术，可真是难得一见，实在是高妙啊！”大家赞不绝口。

于是，武士身边的仆从就趾高气扬地炫耀起来：“对于我家主人来说，一箭双雕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家主人啊，有次射一只叼着鱼飞的水鸟，水鸟中箭，口里掉下来的鱼还没着地，就被主人一箭射中。我们家主人啊，就连牛那么大的动物，也是一箭撂倒！”他喋喋不休地吹

嘘着。

大家都不住地惊叹起来，忍不住打听：“冒昧问下您家主人的尊姓大名。他是何方神圣啊？”

仆人答道：“我家主人就是乌山乌右卫门大人！”

“啊，原来是乌右卫门大人。那难怪，难怪啦！”

“乌右卫门大人可是咱们乡里大名鼎鼎的能人啊，很是了不起！”

人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都在说：“了不起呀，了不起！”

乌右卫门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心里多少也还是有些得意的，手里的扇子在膝盖上拍打着，嗒嗒作响。

就在这时，一个低低的声音传来：“这种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做了为别人好的事，才算得上是了不起呢！害些鸟兽的性命，又算哪门子本事？”说话的又是那个艄公。

人们立刻安静下来，都偷眼去看乌右卫门的那撇八字髭，猜度着他是否发怒了。

乌右卫门果然怒了。八字髭的尖儿开始颤抖起来。

“喂！你这混账！你胡说些什么！”乌右卫门抓住刀把。现在船正驶到了河中心，他心想：“要是杀了艄公，就没人来撑船了，船若被河水冲跑了，可就坏了。”

“好，到时候要你好看！”乌右卫门心想着，又屈膝坐回座位上。

船到岸了，大家都登上岸。河滩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芦苇丛中有苇莺在鸣唱。沿着河滩上的路走到头，就是河堤了。登上河堤，乌右卫门回头看了一眼渡船。



船又系在了岸边。船公寂寥地坐在船头，似乎是在等着渡客的到来。船公身后的水面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粼粼的波光。

“喂，船家！”鸟右卫门站在河堤上喊他，“你转过身来！”

船公转过身来。

“咦，你是个独眼？啊……你……你是平次吧？”

船公的右眼是瞎的。

“不管你是平次也好，还是碰巧遇到的独眼也罢，我都不会饶了你的！你刚才那些胡言乱语让身为武士的我听了，怎能善罢甘休？受我一箭！”

一支箭径直飞了过去。

只听得扑通一声，那片粼光闪闪的河面上水花迸散，摇摇晃晃的小船之上，没有了船公的人影。

三

鸟右卫门的仆人发现，旁边小山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头鹿正在沿着崖道攀行。大概是出来觅完食，正返回深山中去吧。

“啊啊，那边有只鹿，离咱们的距离正适合射上一箭哪！”仆人指给鸟右卫门看。

“什么？鹿？”

只顾埋着头走路的鸟右卫门抬起头来，顺着仆人所指的方向看去。一看到鹿，他便张弓搭箭。

就该射了，该射了……仆从捏紧了拳头，紧张地等待着。可是，鸟右卫门却始终没有松手放箭。

最后，鹿跑到像一扇屏风一般陡然峭立的山崖边，一转身就不见了踪影。

鸟右卫门叹了一口气，松开弓弦，手臂放了下来。仆人感到十分诧异。这还是他头回见到鸟右卫门这般意气消沉的样子呢。

是的，从出生到现在，鸟右卫门第一次对世事有了深刻的思考。

鸟右卫门把已经当了艄公的平次的另一只眼睛也射瞎了。当然，这的确是他自作自受——敢对一位武士口出不逊，该遭受这样的惩罚。

可是，鸟右卫门心里的眼睛却看到了平次那已经瞎了的两只眼睛在注视着他。眼神还是清冷、澄澈，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鸟右卫门。而且，鸟右



卫门的耳边也还回响着平次说的话的余音：“只有做了为别人好的事，才算得上是了不起呢！为别人好的事……”

到现在，鸟右卫门听人说起的、书本上读到的大道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觉得平次说的这些话，说不定以前他在什么地方也听到过。啊，说起来，这样的话，他的确听到过不止一次了。

可是，今天从平次的嘴里吐出来的这句平淡无奇、微不足道的话语，却像根刺一样扎进了鸟右卫门的灵魂。

鸟右卫门的灵魂感到了疼痛。

只有做了为别人好的事，才算得上是了不起呢！

“确实是这样的。”鸟右卫门想。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不免感到惭愧——他实在是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为别人好”的事。他只是一贯任性妄为，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

鸟右卫门和他的仆从来到了山顶上，一棵松树在山顶傲然挺立着。鸟右卫门站在那里，朝南面向下望，一片已经吐穗的小麦梯田在风中掀起金黄的麦浪。在山脚下与平原相接的地方，有一座白墙围绕着的宏大宅院，那就是鸟右卫门的家。里面住着鸟右卫门的妻子与孩子。

眼前的景致宁静祥和。白墙上投着影子，麻雀在仓房的屋檐下飞来飞去。

鸟右卫门站在山顶上，一手扶着松树，长久地眺望着自己的家。

“你先回去吧。”他回头对仆人说，“我去猎场看看，一会儿再回去。”

仆人沿着梯田下山了。他走了一百多米远，回头看看，鸟右卫门仍然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松树，向这边张望着。仆人不知为何，突然觉得有点尴



尬，便扯了一根麦秆，做成一个哨子。他吹着哨子，又走了一百多米远。然后，他再悄悄回头看，只见鸟右卫门还是原来的那个姿势，站在那里。

仆人刚进家门，突然传来“嗖”的一声巨响。一支箭直插到庭院中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这是鸟右卫门的箭。箭上还绑着一封书信。

仆人把这支带着信的箭拔下来，拿给夫人看。夫人展开信纸一看，上面写着几句简单的话：

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直都在用错误的方式活着。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我却并不知道。为了能够弄明白该如何正确地活着，我要出去旅行了。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你和儿子多保重，好好生活吧。

鸟右卫门

四

为了能够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鸟右卫门打算什么工作都尝试一下。最初，他去了铁匠铺子当学徒。他每天浑身黑乎乎的，满脸油污，跟师傅面对面站着，叮叮咣咣地在铁砧上敲打锻造物。就在他们敲打的那块铁砧上，锋利而强韧的大刀与长剑被做了出来，师傅卖掉这些刀剑赚了不少钱。可以说鸟右卫门算是做了些对师傅有好处的事情。可是他还希望做些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好处的事。有一天夜里，他听说一群流浪武士夜袭一个



贵族之家，用大刀砍杀了很多无辜的仆人、妇女和小孩。听到这个消息，鸟右卫门不由得对这个锻造刀剑的铁匠工作感到厌恶了。

他的第二份工作是酿酒。鸟右卫门喜欢喝酒。他想，这样的好东西，多酿些出来，让大家尽兴开怀，也算是为更多的人做了好事吧。可是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喝醉酒的男人非要去跟一头公牛决斗，男人的妻子和孩子哭着拼命阻拦他。看到这个情景，鸟右卫门又疑惑了：酒这个东西，对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接下来，他又去做木梳匠。他拉着薄的锯片，锯出一根一根的梳齿。啊，这可是对男男女女都有好处的工作啊！可是，对于鸟右卫门这种性情粗野的男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感到麻烦的工作啊！鸟右卫门的肩膀都酸痛得僵住了，他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捏紧拳头，放松自己的肩膀。他不停地眨着眼睛，深深地叹息。

除了这些工作，他还做过马贩、烧炭翁、织帽工，还擦过镜子。他一边做做这个、试试那个，一边到处游荡。可是，鸟右卫门没有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人们有好处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只是这类工作总是让他喜欢不起来。而他喜欢的工作，往往对人们没有什么益处。

五

唯独和尚和乞丐，鸟右卫门怎么也不肯尝试。

可是最终，鸟右卫门还是去做了和尚。这其实是由一个阴差阳错的小

误会造成的。

当时，鸟右卫门刚刚辞了工作，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三四天没吃上什么像样的东西了，就这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头发和胡子很长时间都没收拾，乱蓬蓬的，半挡着眼睛，让他看起来贼眉鼠眼的，不像个好人。鸟右卫门知道，这副模样对自己有两点不利：其一，人们都对他感到害怕，不愿意接近他；其二，头发里面已经开始冒出虱子了。

因此，鸟右卫门就跟一户人家借了把剃须刀，刮了胡子，顺便把头发也给剃光了。他其实并不想做和尚，只是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就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剪头发了。

可就在这时，一个站在路边大松树下的男子一见到鸟右卫门这个样子，立刻叫住了他：“喂，喂！出家人！”

鸟右卫门停下脚步，四下里望望，没有看见半个和尚的人影，他这才明白，这是在叫自己呢。

“我可不是出家人！”

“可您怎么剃着光头呀？”松树荫下的男人说着，便对他弯腰施礼。

“这……我这光头是为别的缘由才剃的。我不是出家人。说起来，我可是名武士——也就是勇士一样的人啊！”

这个男子是个农夫，从山里一个小村子沿着大道走了十多里地才来到这里。这个小村子里一直都缺一所寺院，村里人商量后，就在山腰的丛林里建了一座小小的佛堂。可是，没有哪个和尚愿意到这么偏远又贫穷的村子里来当住持。因此，村长让这位农夫今天一早就沿着大道来到这里，好给村里找来一位和尚。可这天，路过很多的工匠呀，农民呀，武士呀，却很少



有和尚路过。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和尚，农夫上前恳求了半天，可那和尚很冷淡地拒绝了农夫的邀请，说自己有很漂亮的大寺庙，根本没兴趣去深山里当一个孤零零的小寺庙住持。太阳都要落山了，农夫感到十分沮丧。

“就是这么回事儿，请您帮帮我，到我们的庙里当住持吧！”农夫诚恳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这还真是够可怜的……可是我不是出家人，我是个武士啊！剃了光头的武士，也还是勇士一样的人。即便我去当住持了也没用，何况我本来就最讨厌出家人了。”说完，鸟右卫门便要走开。

“不不，您可别这么说。为了我们村里人好，请您务必要来呀！”

鸟右卫门一听到“为了村里人好”这样的话，就停下了脚步。说到底，他鸟右卫门如今落到这般狼狈的地步，四处流浪，为的不就是想找件“为了别人好”的事情来做嘛。

“唔……你是说，我去庙里做住持就是对村里人有好处的事吗？确实是这样没错吗？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去你们村当住持吧！”

农夫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喜笑颜开，带着鸟右卫门赶紧往村里走。

鸟右卫门的内心仍然感到十分不安，半路上，他问农夫：“我又不是真的和尚，也不知道和尚要做些什么工作啊！这也能行吗？”

“没关系啦！和尚的工作没什么难的，不过是早晚念念经……”

“我不会念经呀……”

“没事，您不会也不要紧。您就嘟嘟啾啾地念叨点‘对面的小路上走来了一位信徒呀……’这样的话，然后敲敲钟就可以了。”

“就这样啊……”

“然后呢，每年再讲上两三次佛法。”

“这……我也不会啊！”

“没关系，说是讲佛法，可听的人都是我们这些没念过书的文盲。您就说些什么地狱好可怕呀，下血池、上剑山啦，还有什么蓝鬼、红鬼加黑鬼，那鬼叫起来很难听，就跟有月亮的夜里你听到的狗叫声一个样啦……您就顺嘴胡诌些瞎话来，大伙儿就都会很感激啦！”

“这样啊……”

就这样，鸟右卫门当上了住持。

